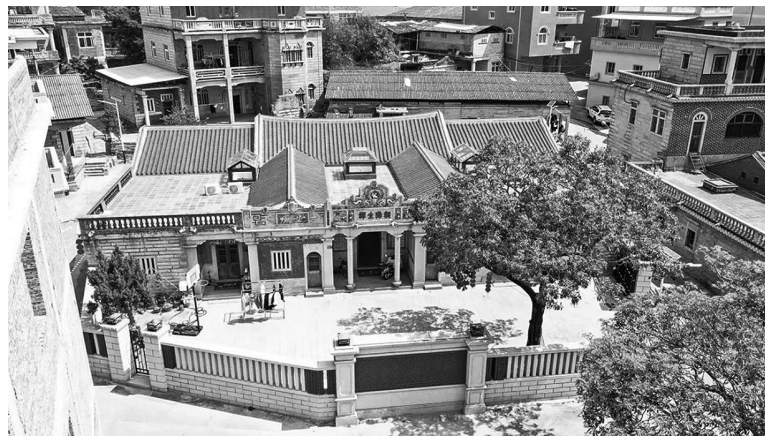


“朝阳生辉”老屋:见证数代侨亲海外接力奋斗史



一座老屋联结着海内外的至爱亲情,一个家族蕴含着几代人的执着坚守。

色彩艳丽的燕尾脊、精美绝伦的石雕、纯手工制作的石雕和砖雕构成一栋典型的闽南特色古厝……3月12日,记者走进位于蚶江镇蓬球莲西龙津北21号“朝阳生辉”老屋,感受闽南传统建筑魅力的同时,领略从这栋老屋里走出的数代侨亲海外接力奋斗史和家国情。

春风拂面,扶风而行。静谧的村庄里,这栋仅一层的华丽老屋显得特别出众,精美的窗雕和石雕,把老屋点缀得美艳动人。红砖和石雕装饰着窗户,屋顶中间是一只雄鹰,使老屋更加气派。屋门楣上镌刻的对联,寄寓着祖先对子孙的谆谆教诲。“风和日暖”“晋渠水源永长流”“蓬江泉清保丰年”……期望良好的家风世代相承,是“朝阳生辉”老屋先辈对子孙后代的期许和要求。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六十年光阴如昨,“朝阳生辉”老屋依然紧紧系着乡愁。一只鸟儿从屋前庭院中繁茂的盆架子树飞掠而过,摆动着双翅,仿佛穿过时间的沙粒,回望着这栋老屋的过往。

老屋大院围墙上的《修葺题记》记载着“朝阳生辉”老屋的前世今生。老屋坐落在蓬球东间林氏宗祠西北面,造型为“三开张四榘双护龙”。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远赴南洋、旅居菲律宾谋生的侨亲林水泉遵照母亲的意愿出资兴建,完成主体及东护龙建筑。因老屋择良地依山坡而建,朝迎旭日,暮接晚霞,仁智兼收,故称为“朝阳生辉”厝。

据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许多石狮人一样,林水泉远离家乡漂洋过海到菲律宾打拼。林水泉有着励志的一生,他在菲律宾艰辛创业,靠经营餐馆生意起家。当他的事业日渐繁荣,遂随母亲的意愿,回乡盖起了“朝阳生辉”厝。80年代初期,其弟林水荣向菲律宾的嫂子争取资金支持,加之省吃俭用,又完善了西护龙的建造,房屋更具闽南建筑风格。家人居一屋檐,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兴顺有加。

“我和林嘉南等兄弟姐妹都是在‘朝阳生辉’老屋出生、长大的,跟这栋房屋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林水荣的后人林育群告诉记者,老屋承载着他童年无尽的欢声笑语,小时候与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一起读书,度过了一段美好

的童年时光;现在,兄长、兄弟和侄子们在外工作,很少可以聚集在一起,唯一可以让他们有共同话题的是这栋一起生活的老屋,见证他们童年的记忆,是他们快乐的开始。每年,远在菲律宾、泰国的兄弟姐妹和晚辈们都会抽空回到故乡相聚。可以说,“朝阳生辉”老屋不仅凝聚着家族的智慧与心血,隐藏着优良美德和敦睦家风,而且承载了丰富的家族历史和家族记忆,成为衔接他们兄弟姐妹情的纽带。

岁月推移,春秋代序。历经数十年的雨打风吹,老屋尽显沧桑。因年久失修,屋顶、屋内的墙壁和木门受损。“2016年,在保持老屋原貌的前提下,对它进行全面修葺。能完整地将老屋保存下来,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心愿。”林育群说,“老屋修葺历时2年多,包括屋顶混凝土结构、全屋防水系统、照明及添置古典家具等在内共投入200余万元。如今,老屋院落门檐修旧如初,重焕光彩,熠熠生辉。”

一砖一瓦垒筑了一个家族的愿景,一草一木承载着数代人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布满岁月痕迹的“朝阳生辉”老屋,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人文建筑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魅力,更是饱含了数代侨亲艰苦创业、热爱故土的深切之情。受先辈及家族优良家风影响,林金山、林嘉南以及林少怀、林扬刚等从“朝阳生辉”老屋走出的新生代侨亲遍布菲律宾、泰国接续奋斗,有的还成为著名侨领或海外知名人士。

(来源:《福建日报》)

悠悠古厝

竟能汇集古今中外建筑特色,创造出一个庞大的遗存建筑群——红砖古厝、番仔楼、洋楼和谐构成的古村落。它提醒着人们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回家的路。

刚进梧林村,眼前矗立的是一栋古罗马建筑“朝东楼”,气派的拜占庭式拱顶,斑驳的石雕门联,别致的镂空窗户,都与水泥裸露的清冷外墙形成强烈反差,透出一股浓浓的残缺感。

我迫不及待地穿过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仿佛走进一道时光之门。伫立在偌大的横廊中间,却没有想象中的富丽堂皇。内部沿袭闽南传统空间构造和布局,四处装饰极为简陋。手抚粗糙斑驳的墙面,心绪异常复杂。在家家户户点煤油灯的年代,这里已经安装了电线和电梯井位,主人的阔绰和远见卓识已从中管窥一斑。让人诧异的是它没有完工而成为装修未竟的“烂尾楼”。

“朝东楼”主人蔡咸斜在菲律宾商界闯出一片天地后,心心念念的故乡,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所在。自从决定在村里建第一座水泥结构的洋楼,他安排年仅20岁的长子回乡主持建筑工程,请西班牙设计师设计图纸,从菲律宾运来钢筋、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还从上海聘请数名精工良匠操刀。

五年后大楼主体框架完成,抗日战争爆发。在国家危难之际,抗日救国成为海外华侨的最高境界和精神号召。远在菲律宾的蔡咸斜心急如焚,毅然按下装修施工暂停键,像许许多多平时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老弱妇孺做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义捐壮举一样,把装修工程巨资倾囊相授,驰援祖国抗战一线。至此,再未重启。

舍小家为大家的蔡咸斜,捐款为抗日“输财助战”,他支持长子踊跃捐资,长子被日寇通缉,他鼓励三子投身菲律宾华侨义勇军,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三子壮烈牺牲。

穿过过屋,驻足良久。这座孤寂冷清的楼宇,让我屏住呼吸去顶礼膜拜。

梧林的华侨,早已脱离了最初“起厝建业”的单一想法。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在心中镌刻下“先国后家”的文化基因。捐出房子装修巨款支持抗日,并不是个案。

走近有五层楼高的“五层厝”,是菲律宾华侨蔡德镛的宅邸。看不出任何灼目的光华,却有雕刻和坚守的意味。它出自于英国设计师,所用的钢筋水泥也都由国外进口,聘请上海专业工程队派遣百多名建筑工人进行浇筑。在大楼主体工程尚未完成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阶段,对祖国的兴衰存亡有著深切感受的蔡德镛,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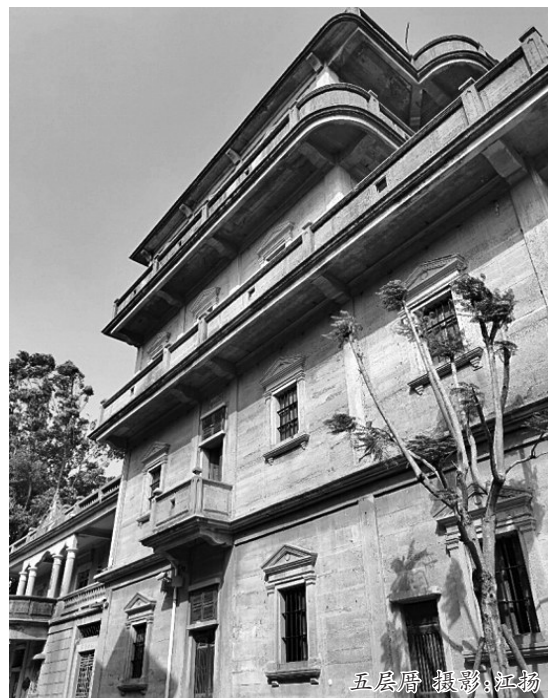
知道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侨将永远无法摆脱被歧视、受凌辱的命运,率领其家族捐出装修款项支援抗日。

“顺意楼”是楼主蔡顺意建来做侨批馆,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和领取包裹的凭证汇寄至国内,为家乡与海外华侨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可是侨批馆装修还没完成,日寇的铁蹄侵入中国。蔡顺意毫不犹豫地捐出所有资金支持抗战。

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的沥沥心血。很难想象,在抗战头三年里海外华侨捐款额达20亿元,占当时中国军费开支的85%。仅菲律宾华侨的捐款就可以购买50架飞机。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数字,貌似普通,要知道大多数华侨当时并不富裕,其中80%来自华侨的辛苦钱和血汗钱。

我站在“顺意楼”的阳台望出去,整个村落尽收眼底。一树香气四溢,有种飘飘然的感觉。古厝的确是乡村质朴生活和意蕴的制造者,是民俗,也是文化。从另一种意义上构造了乡村精神的部分图谱。

(作者:江扬,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香港作家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副监事长。)



五层厝 摄影:江扬



福建梧林村 摄影:江扬

潺潺小溪在村前缓缓流过,隔着开满紫色薰衣草的花田,远近连绵的红砖红瓦古厝,高调闯入我的镜头。

那色调,如同一面面红色的旗帜,鲜艳在绿水青山之间,灵动而飘逸。

那色调,散发出素朴、亲切、温馨的味道,给人一种世袭的家国感。

那色调,是古时宫殿和庙宇才够格采用的红砖砌墙、红瓦铺屋顶,在这里竟随处可见。

红色,在汉朝以后成了人们崇尚的颜色。自从晋民衣冠南渡,中原文化便在闽南找到了新的土壤。“厝”是闽南人对自己房子的亲切称呼,它承载的是对于家、对于家人的一切念想。红砖大厝丰富多彩的建筑表达,则彰显着闽南人生命的激情和活力。

那是明洪武年间,赶着鸭群来到这里的人沿水定居,取“栽下梧桐树,能引凤凰来”之意,得名梧林。从此,梧林村一代一代繁衍生息,房屋向四外蔓延。

清末,列强入侵,民不聊生。梧林男丁为养家糊口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寻找生活。他们节衣缩食,凭借爱拼敢赢的精神,把在异国辛苦所得汇寄回乡,赡养家人。华侨,成了梧林独特的印记。

“富者润屋”,是闽南人将“起厝建业”当成人生成功的一种标志。返乡建大厝,不仅是华侨最大的愿望,甚至也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一类信仰。在那山长长、水迢迢的远方,故乡却一定在游子心里盛着的,鲜活如初恋的情人。他们把最好的梦都留在了古厝里,也不会忘掉洒在古厝里的童趣。他们将典雅的南洋味与闽南风完美交融,建造出风格各异的白石肌底、青石雕刻的闽南红砖古厝;铁花窗户、彩色玻璃的哥特式洋楼;郡望匾额、希腊廊柱的中西合璧民居。

我好奇一个小小的村庄,经过600多年沧桑变幻,